

本期特稿

飛虎故事：中美空軍混合團
克爾上尉香港歷險記

禰福煇

前言

按照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關於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五年盟軍轟炸香港的研究計劃，於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廿六日在三藩市灣區訪問了唐納德·威爾伯·克爾（Donald Wilbur Kerr, 1914-1977）上尉的兒子大衛·克爾先生（David Kerr）。克爾先生對抗戰史認識頗深，尤其非常熟悉乃父克爾上尉來華參戰的經過，並把他的日記、①照片、私人文件和書信的副本相贈，對我們的研究極有幫助，特此致謝。日記的資料非常豐

富，尤其對各戰役的描寫十分細緻、動人，成為本文的重要參考資料。這個報告主要根據訪問錄音、未刊日記和上述私人文件及其它相關中外資料，並參考了戰時美國空軍檔案整理而成。此外，謹借這個機會，向香港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基金給予本項目的慷慨支援表示深切謝意。

克爾上尉生於一九一四年，一九三四年高中畢業後從事攝影工作。一九四一年被徵召入伍，參加陸軍，稍後改學飛行，一九四二年夏畢業，授陸軍航空隊少尉軍銜。不久派往中國戰

區，隸屬中美空軍混合團第三大隊第三十二中隊。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一日奉命轟炸香港啓德機場，被日機在九龍上空擊落，不幸負傷，經東江縱隊救援，倖免於難，於三月底經新界、惠州，輾轉返回桂林基地。

家庭

克爾上尉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五日生於美國賓夕凡尼亞州（Pennsylvania）阿斯品華爾鎮（Aspinwall）。阿雷根尼河（Allegheny River）流經亞斯品華爾

鎮，距離匹茲堡（Pittsburgh）約十哩左右。

克爾上尉的父親查爾斯·克雷格·克爾（Charles Craig Kerr）是機工名匠，母親弗蘭倫斯·克爾夫人（Florence Kerr）是一位教師。克爾上尉有一個弟弟和一個妹妹。

克爾上尉自小酷愛攝影，一直想成為專業攝影師。一九三四年高中畢業後從事攝影工作，稍後和朋友合夥，開設一家照相館。此外，他在卡內基工藝學院（Carnegi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現稱卡內基·梅隆大學Carnegie Mellon



▲克爾上尉。

University）夜校部進修，前後歷時兩年。後來學習飛行，駕駛小型飛機，是匹茲堡最早的航空攝影師之一。

陸軍航空隊

一九四一年初他被徵召入伍，參加陸軍。在基本訓練完成後，派往陸軍工兵團地圖部服務。但是飛行才是他的摯愛，他在入伍後以具有飛行經驗為由，多次提出要求，希望轉往陸軍航空隊。然而，由於他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五日便滿廿七歲，超過了參加航空隊的最大年齡，因此一再受到拒絕。珍珠港事變後，美國急於擴充空軍，所有規定完全改變，終於獲得批准，進入飛行學校受訓，於一九四二年夏畢業，正式成為陸軍航空隊一員。

奉派中國戰區

一九四二年八月八日克爾取得空軍少尉軍銜，並在同一天與維達·赫斯特小姐（Vida Hearst）共結連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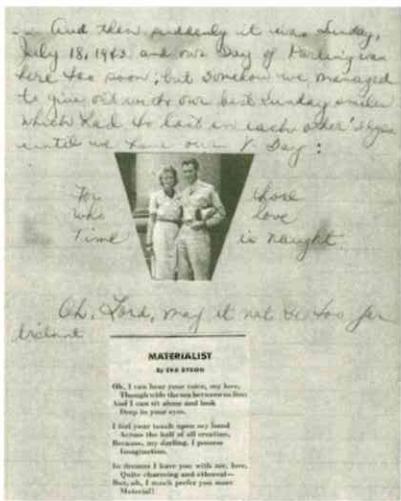
一九四三年夏接獲命令，前往中國戰區。他在七月間前去紐約州的米切爾空軍基地（Mitchell Field），並於七月十八日和十五人一道奉命派往國外，立即動身。他們一起飛往邁阿密（Miami），僅停留幾天，便於廿二日乘坐C-47運輸機離開美國，飛往波多黎各（Puerto Rico）。②

第二站是巴西的納塔爾（Natal），逗留幾天後即飛往北非的阿爾及爾（Algiers），不料行李不見了，他非常惱火。根據行李管理員的解釋，大概與另一個克爾先生（C. Kerr）的行李混亂了。結果還是無可奈何地乘搭另一架飛機前往大西洋的阿森松島（Ascension Island），接著再飛了七個小時，才到達西非黃金海岸的阿克拉（Accra）。這是一個很美麗的西非城市，這些美國大兵對當地風物的興趣很大。稍後還去了附近一個市鎮購物，和土人討價還價，大家興趣快然。接著乘坐一架C-46運輸機飛去埃及的喀土穆（Khartoum，現屬蘇丹），加油後隨即飛往阿拉伯的亞丁（Aden）。到了七月底才終於到

達印度的卡拉奇 (Karachi, 現屬巴基斯坦)，抵達後立即乘車去馬利爾空軍基地 (Mair Airfield)。^③

馬利爾空軍基地

馬利爾空軍基地原是英國建築的，設備還不錯，有些軍營用石頭建成，飛機跑道長達六千呎。不過，夏天非常悶熱，而且塵土飛揚，相當難受。^④克爾少尉在馬利爾擔任飛行教官，指導七個中國飛行員學習駕駛P-40戰鷹 (Warhawk) 驅逐機，其中只有一個是中尉，其餘都是初出道的準尉，包括他



►一九四三年七月出征，惜別紀念照。

編隊失去聯絡，最終出事，飛機墜毀。機員來不及跳傘，全部蒙難，大家都感到很難過。很可能因為駝峰出現極壞天氣，而且又是夜間出擊，才發生意外。無論如何，駝峰航線非常危險，差不多每個星期都損失幾架轟炸機。^⑦

克爾乘坐的C-47運輸機由一個來自馬里安納群島 (Marianas) 的人駕駛，他是一九四二—K班畢業的。他解釋說，由於敵機在該地區的活動日益活躍，不得不在半夜起航，並向大夥表示歉意。他又說，最近差不多每天都損失一、二架運輸機，必須特別小心。不過，克爾飛越駝峰時十分順利，很快到達雲南的霑益，同行的還有吉布斯 (Gibbs) 上尉和鄧力軍準尉。^⑧

雲南霑益

到達霑益後，他的行李找到了，連忙去昆明的巫家壩機場詢問，把行李領回，非常高興。美國飛行員對雲南的景色感到很好奇，對整潔的軍營也很有好感。最初大家以為霑益機場修好後，

最喜歡的僚機鄧力軍，還有關振民、劉業祖、劉國棟、高本榮、高紹傑和李勛。他認為中國飛行員很聰明，勤奮學習，而且很守紀律，因此感到很高興，不管在馬利爾還是中國，都盡力照顧他們。同時，他也跟中國飛行員學了點中國話。最初訓練期間，這些中國年輕人也常常出錯，落地時常在地上打滾。有一次鄧力軍因為飛機的電路出了問題，因而緊急迫降。不過，美國飛行員也會有意外，例如詹姆斯·布希 (James Bush) 中尉在倒後時常常感到有些困難，有一次在迫降時還割傷了臉面。

一九四三年十月，大家開始從卡拉奇駕駛P-40Z驅逐機到中國。自十月初起，就計劃飛出十九架，隨後詹姆斯·戴爾 (James Dale) 上尉就與四人一起飛往中國，稍後克爾才飛去。他在卡拉奇停留了約三個月，在馬利爾遇到很多重量級人物，例如美國志願隊著名的威廉·里德 (William Reed) 少校和霍華德·科德 (Howard Cords) 上尉等。可是，他在飛往卡拉奇的途中遺失了行李；更糟的是，抵達馬利爾基地後，他

P-40很快會從卡拉奇飛來，但是，由於十九架P-40延誤了，而且有一架發生意外，在查布阿迫降。因此到了十一月三日，十五架P-40才終於抵達霑益。^⑨

同年十月卅日，六架B-25轟炸機原要飛往桂林，但是，天氣非常壞，經過兩次起飛都不成功，只有全部退回霑益。十一月的天氣很糟，不但寒冷，而且天天都是陰沉沉的，大部分時間雲層極低，不宜飛行，使正常運作受到阻礙。然而，敵人的飛機卻常常飛來騷擾，因此差不多每天都要起飛警戒。田雲祥已經請假很久，十一月六日忽然回到霑益，宣佈已經結婚，給大家帶來驚喜。他在中國人員飯堂舉辦婚宴，邀請卅二中隊所有戰友一起參加。大家都要嚐嚐中國美酒「女兒紅」，這是只有在大喜日子才端出來的特藏醇酒，那天大家都喝得酩酊大醉。^⑩

桂林二塘

同年十一月十五日，第卅二和廿八中隊部分人員飛往桂林二塘機場，兩個

的錢包、眼鏡和鋼筆都不翼而飛，使他頗感不快。^⑤

飛越駝峰

一九四三年十月廿七日，他急忙收拾行裝，離開卡拉奇，飛往中國。在飛越駝峰之前，都要在印度北面的查布阿 (Chabua) 稍事停留。查布阿是喜馬拉雅山麓的小鎮，由於駝峰天氣莫測高深，瞬息萬變，必須在查布阿小心觀察，選擇最有利時機，才能起飛，希望能夠順利飛越。

清早三時左右，一架C-47運輸機準備好了，馬上起飛。起飛前亨德里克斯 (Hendricks) 上尉拉長著臉告訴大夥，第廿八中隊的斯特勞德 (Stroud) 中尉在作戰時失蹤。此外，一架運輸機在飛越駝峰時失事，機上有中美地勤人員十六人，可能全部喪生。^⑥前一天還損失了一架B-24重轟炸機，據報當時共三架轟炸機出任務，其中一架的機組人員全為中國人，八人為飛行員，四人屬技術人員。在飛回基地時，這架飛機與

中隊終於獲得自己的基地。霑益只是暫時性的，二塘才是他們的新家。不過，這個機場還沒有完全建好，很多工人仍然日以繼夜地工作，爭取早日完成。機場以碎石建築，建成時會有一條六千呎長的跑道。桂林是國軍控制下距離廣州和香港最近的城市，儘管並非如美國某雜誌所說，是「中國的巴黎」；然而，如果與炎熱、骯髒的卡拉奇比較，那麼桂林真如天堂。雖然戰火漫天，但是，桂林是個引人入勝的城市。千千萬萬的難民從沿海湧進，塞滿街頭巷尾，街上可以看到木炭車、人力車、腳踏車和木頭車，林林總總，令人眼花繚亂。無論如何，它是中國南部的交通樞紐，地位十分重要。^⑪

到了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第三大隊已經擁有第卅二和廿八兩個驅逐中隊，並且在桂林扎了根。這時第三大隊的美方指揮官是亞倫·貝內特 (T. Alan Bennett) 上校，中方則是苑金涵少校。苑少校常帶微笑，卻沉默寡言；但是，他在演講時卻是辯才無礙，雄辯滔滔。他又是有名的戰略家，受到中美戰友的

尊敬。第卅二中隊美方中隊長是威廉·特納 (William Turner) 上尉，中方則由洪奇偉上尉領導。這時第三大隊仍然不斷擴大，還有兩個中隊在卡拉奇接受訓練，要幾個月後才來桂林。第一轟炸大隊在雲南的羊街設立了總部，但是第二轟炸中隊和第卅二及廿八戰鬥中隊同駐二塘，所以中美空軍混合團這時已經準備好，具備初步戰鬥力。^⑭

不過，中美人員語言不同，文化各異，溝通頗有困難，所以有些人對中美戰士並肩作戰的可能性表示懷疑。事實上十四航空隊前方指揮官兼第六十八混合團指揮官、肩負中國東南沿海作戰決策的克林頓·文森特上校 (Col. Clinton Vincent)，就是懷疑分子之一。不幸的是，第三大隊正是由他控制。文森特上校在秧塘基地頗指氣使，而第三大隊的基地則在二塘，兩地距離約八哩，雖然不算遠，但是那時中國的道路很糟，奔走於兩地之間是很苦的事。文森特經常讓貝內特和特納嚐盡苦頭，因此三人的關係十分緊張。在這種情況下，第三大隊初期的表現極端重要，而且對中美空

軍混合團來說，也是重要關頭，因此必須極端努力，表現出應有的戰鬥力量，才能肯定中美空軍混合團的構想。^⑮

負責建築二塘機場的建築公司邀請三大隊所有戰士參加一個宴會，克爾打算與田雲祥、關振民幾位一起前往，但時間尚早，就邀請他們到他暫住的中國航空公司賓館小坐。克爾與柯利弗德·博伊爾 (Clifford Boyle) 中尉和約翰·德黑文 (John De Haven) 中尉同住一個大房間，覺得這家賓館蠻不錯，十分舒服。美國戰友對桂林山水很著迷，讚不絕口。機場建成後，更多 P-51 驅逐機就會馬上飛過來。這時第二轟炸中隊的 P-25 轟炸機已經執行了幾次轟炸任務，第卅二和廿八驅逐中隊則仍然在等候更多 P-51 的到來。^⑯

在十一月間貝內特上校前往重慶，與中方商討第三大隊的組織問題。這時傳出一些小道消息，據說由於里德少校和科德上尉在卡拉奇時與護士廝混，上頭震怒，從此禁止美軍進入桂林的百老匯旅館 (Broadway Inn)，那是飛行員常去的一家聲名狼藉的舞廳。^⑰

轟炸香港

第三大隊原來計劃在桂林安頓下來後，馬上執行作戰任務。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廿四日，大批 P-51 驅逐機抵達桂林，其中第卅二中隊有九架，第廿八中隊八架，因此，三大隊這時已經做好開始作戰的準備。^⑱然而，十一月的天氣極壞，不利飛機出動，無法執行作戰任務。終於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才首次派出戰機，參加大規模作戰，目標是香港。首次出擊選擇來回約四百哩之遙的香港，有點奇怪，因為這已經到達 P-51 驅逐機航程的極限。那麼這是否文森特上校給三大隊的一次考驗？還是因為十一月間史迪威 (Joseph Stilwell) 將軍率領中國駐印軍反攻緬甸需要支援？有待進一步探索。

事實上，一九四三年太平洋戰爭的態勢有重大變化，美軍改守為攻，盟國在春夏之交便制訂了爭奪南海控制權，切斷敵人通往東南亞的海上交通線的戰略。香港恰好是通往南洋的要道，地位十分重要，自然成為盟國空軍打擊的重

點。十四航空隊在一九四三年夏就制訂了轟炸香港和廣州的詳細計劃，主要針對具有戰略和軍事重要性的目標，例如啓德機場、油庫、船塢、碼頭、貨倉、電廠、水泥廠和日軍停泊海上的船隻等。無論如何，中美空軍混合團攻擊香港的行動，標誌著抗戰後期中美空軍攻取攻勢歷史時刻的到來。

克爾剛好這天要留在二塘附近山洞裡，負責作戰規劃工作，無法直接參加作戰，感到有點失望。不過，實際上他參加了此役的非戰鬥任務。中美空軍混合團的第卅二和廿八中隊共派出十七架 P-40，十三戰鬥大隊一八戰鬥偵察中隊則出動六架 P-51 驅逐機，由大名鼎鼎的空戰英雄大衛·希爾 (David "Tex" Hill) 少校率領，共同負責為十四架 B-25 轟炸機提供高空掩護。這批轟炸機由混合團第一轟炸大隊第二中隊和十四航空隊第十一轟炸中隊派出。

這個龐大的混合編隊迅速南飛，直指香港的九龍船塢。編隊由第一轟炸大隊的歐文·布蘭奇 (Irving Branch) 中校和第三大隊的苑金涵少校、威廉·

特納上尉及尤金·斯特里克蘭 (Eugene Strickland) 少校等分頭領導。兩架 B-25 同時展開低空攻擊，第二中隊的機槍手首開紀錄，擊中敵軍一架零式機。在香港時沒有遇到敵機攔截，倒是在回程時有十至十二架敵機從廣州飛出，其中有四架試圖攔截混合團編隊，從編隊的後面發動攻擊，幸虧沒有成功。好像所有投下的炸彈都擊中目標，沒有看到炸彈落在海裡。P-51 曾向日機開火，但沒有擊中，卻有兩架 P-51 被敵人擊落。總的來說，首次出擊是成功的，而且第二轟炸中隊認為，三大隊執行高空掩護做得很好，因此混合團的表現得到肯定。^⑲

十二月二日，第三大隊派出另一個編隊轟炸香港的九龍船塢，這個編隊由廿四架 P-40 組成，主要由第卅二中隊派出。斯特里克蘭少校、薩姆斯少校、苑金涵少校和特納上尉、鄭松亭上尉、王廣英上尉、林德爾 (K. Lindell) 中尉和克爾都同時出馬，掩護第二和十一轟炸中隊派出的十架 B-25 轟炸機群再次轟炸九龍船塢。由於第一次出擊沒有參與，克爾對這次有幸參加感到很高興。

苑金涵少校的飛機不久出現引擎問題，不得已只好立即飛回基地，其餘各機終於到達香港上空。然而，香港一帶雲霧極濃，而且飄得很低，把整個香港掩蓋了，大夥在目標上空繞了差不多一個小時，根本無法找到確實目標，汽油消耗得差不多了，不能再拖下去，只好全部飛回桂林。^⑳

有些人抱怨第十一轟炸中隊太不講理，一再延遲飛回基地。P-40 最大航程約為四百哩，延遲返航影響大家的安。結果很多人回到桂林時，汽油都耗盡了，還有幾個因此迫降，引致多人受傷。例如王廣英上尉就因為油盡而迫降，結果輪子斷了，機身在地上滑行，螺旋槳和機頭斷落，機翼折斷。換句話說，飛機全毀，然而，他竟然沒有受傷，真是奇蹟。田雲祥離開香港後，立刻把副油箱擲下，但引擎停了，結果滑翔一段路程後在零陵迫降，右翼撞上大樹，因而折斷，人昏過去。這次出擊還有多人發生意外，而且白白浪費了一萬三千加侖汽油，沒有放過一槍，也沒有投擲一彈，大家都感到非常失望。由於

B-24重轟炸機耗費大量汽油，使三大隊常常鬧油荒，這時汽油供應是極端嚴重的問題。¹⁹

轟炸常德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初，常德受到日軍猛烈攻擊，繼而把該市包圍，守軍彈盡糧絕，終於在十二月三日陷落。然而，隨著援軍的到來，中國地面部隊馬上進行全面反攻。中美空軍混合團乘勢派出機群，大力支援，展開協同作戰，於十二月初兩次對常德日軍進行猛烈轟擊，²⁰效果極佳。克爾沒有參與十二月四日的第一次出擊，但是，他極力爭取參加十二月六日的第二次轟炸。兩次對常德敵軍展開的轟炸行動，充分反映如果與陸軍緊密配合，說明空軍對大規模戰局可以發揮重大作用。與日前轟炸香港的情形不同，三大隊在這一戰役，已經不僅限於轟炸和掃射而已，而是與零式日機對決，並且直接支援地面部隊，實行陸空協同作戰，標誌著中美空軍混合團可以擔負新的任務，為中美戰友譜

寫了新的篇章。

十二月六日第二轟炸中隊派出十二架B-25，三大隊則調派十二架P-40提供高空掩護。這個混合編隊在早上從桂林出動，大約一個半小時就到達常德。第卅二中隊差不多全體出動，分為三組，克爾與布希中尉、博伊爾和德黑文等同屬第二組，洪奇偉上尉和鄧力軍少尉則在第三組。按照計劃，混合編隊以零陵為跳板，目標為常德，稍後飛往衡陽加油，在下午再次飛往常德，進行二度轟炸。²¹

三大隊在十二月四日第一次攻擊常德時，敵軍完全沒有準備，但是，十二月六日再次出擊，日機早在上空等候，我方飛機約在一萬呎高度時，敵機已經高高在上，在一萬五千呎高空等候。看見我方機群後，敵機忽然俯衝而下，攻擊我方的轟炸機群，結果兩架B-25被敵人擊落，幸虧沒有造成傷亡。我方驅逐機立刻還擊，迅速向零式日機開火。鄧力軍和吳曉鈴遠遠落在後面，有點落單。零式日機忽然衝向我方轟炸機群，克爾這時負責右面低空掩護，布希發現

落，由於飛機需要修理，在那裏逗留了一陣子。鄧力軍在附近一個小機場下降，加油後再飛回基地。據轟炸機同僚所說，還有一架P-40出事，飛機墜下時全毀。我方的戰機給予零式敵機迎頭痛擊，打下一架，可能擊落三架。在第一回合過後，我方驅逐機護送轟炸機群飛往衡陽，在那裏加油和修理，大夥還在衡陽午餐。

下午麥克米倫 (McMillan) 上校率領八架P-38負責高空掩護，整個編隊再從衡陽出發。克爾擔任編隊的低空護航，博伊爾等則參加高空掩護。到達常德時，六架零式機出來攔截，攻擊混合編隊和P-38。稍後我方驅逐機與十架敵機惡鬥，克爾剛好在這時發現油門有問題，而且還有日機在窮追。他的座機震動得很厲害，好像引擎被擊中了，他有點緊張，幸虧還是能夠飛走。在返航的時候，其他隊友都已散失，蹤跡渺然，只好獨自飛回二塘。儘管引擎有一條三十吋長的裂縫，可是他仍然能夠在二塘安然降落。

兩、三天後才知道譚毓樞在常德上

空被擊落，後來被敵人俘虜。幾個星期後傳來諜報，原來他被關在漢口。不過，他非常幸運，後來竟然能夠成功地逃出漢口監獄，順利返回桂林，真有點像小說，確是令人難以相信的奇蹟。博伊爾失蹤了，一直消息渺然，後來隊部證實已經壯烈犧牲。克爾和他是很好好的戰友，從卡拉奇到桂林，都一直在一起，共同生活，共同戰鬥，閒來無事，就在軍營裡玩撲克牌，此時竟成永訣，實在很痛心。博伊爾是第卅二中隊首位犧牲的戰友，大家對此都心情沉重。²²然而他的血沒有白流，在混合團第二次轟炸常德後，過了兩天日軍就被逐出常德，顯然空軍的支援十分成功，發揮了頗大作用。²³

轟炸常德之役過後，大家安靜地過了幾天，可是日軍大舉報復，忽然對衡陽和零陵展開猛烈攻擊，使零陵機場受到徹底破壞，成為廢墟。其後敵我數次相遇，我方擊落敵人轟炸機數架，驅逐機七至十架，不過混合團也損失幾架P-40和P-38，同時多位飛行員犧牲了，有些人在作戰時陣亡，也有人在修理車

一架敵機攻擊B-25，馬上前去救援，從遠距離向日機開火，想把它打下去，但是沒有看清是否把它擊毀。忽然看見有紅色膏藥標誌的三架零式日機，再次衝向我轟炸機群，就在這個時候，克爾聽見啪啪的聲音……糟糕，機翼中彈了。他回頭觀看，竟然發現敵人向著他狞笑……。克爾向周圍看看，卻沒有任何人在附近能夠幫忙，於是急忙向下俯衝，到了兩千呎低空，離開追擊的敵人很遠，日寇已經消失無蹤了。

他一直向南飛，結果在衡陽才找到其他戰友。共有九人在衡陽，卻不見吳曉鈴、鄧力軍和譚毓樞三人的蹤跡。後來找到吳曉鈴，原來他飛回基地，緊急迫降，飛機全毀。在返回基地前，他和洪奇偉一起與零式敵機纏鬥，迎面看到日機跟在洪奇偉後面，便開槍射擊，擊中敵機，把它打下去。但是，吳的戰機也被擊中，結果在空中打滾，震動得很厲害，無法控制，於是急忙飛回基地，向機場發出信號，示意飛機出現問題，來不及放下輪子便迫降了。他竟然毫無損，是太幸運了。洪奇偉則在零陵降

間換輪胎時被炸死。二塘的跑道是用碎石建築的，飛機經常爆胎，常常看到B-24重轟炸機來二塘換輪胎。聽說有架轟炸機在秧塘機場等候修理時被敵人擊中，幸虧機上裝滿的炸彈沒有爆炸，實在幸運。換輪胎的小事竟然成為混合團的重大問題，真令人難以相信。²⁴

轟炸廣州

十二月間三大隊相當忙碌，除了執行轟炸、掃射任務外，敵機經常來襲，有時只是騷擾性質，一下子就飛走，不過，三大隊還是經常派戰機升空警戒，然而，卻很少與敵機遭遇。日軍在十一月間對廣九鐵路沿線展開大規模行動，結果廣九鐵路全面落入敵人之手。²⁵因此，混合團作出回應，大幅度加強了對廣州、香港一帶的攻擊。

十二月廿三日，第卅二中隊派出九架P-40，在中隊長特納上尉率領下，為十四架B-24重轟炸機提供高空掩護，前往轟炸廣州的天河和白雲機場。這個編隊遭遇到猛烈的地面炮火，還有許多

日機起飛攔截。按照當日的估計，約有十一架敵機升空騷擾。據中國方面的情報，卅二中隊有兩架飛機在廣州墜落，其中一架撞毀，另一架則迫降。此外，還發生誤擊友機的不幸事件，一架轟炸機向護航的P-40開火。然而，轟炸白雲機場時，直接擊中跑道和機場建築物，黑煙衝天，高達六百至一千呎，顯然跑道受到嚴重破壞。

第二天第廿八中隊出動七架P-40，第七十五中隊也派出八架，另一中隊更出動三架P-51，共同組成一個編隊，在斯特里克蘭少校領導下，掩護廿架B-24重轟炸機再次攻擊廣州。敵人急忙派出廿架零式機升空攔截，雙方發生一場惡鬥。據說轟炸效果很好，然而，十四航空隊損失了一、二架B-24。特納上尉和幾個戰友都在空中擊落了敵機，立了大功。⑳有人說轟炸大隊吹噓第一次轟炸廣州時，擊毀十九架零式敵機，並可能擊毀十架，損毀一架。這是言過其實，因為那天升空的零式敵機不到十五架，最多只能擊落一、二架而已。第卅二中隊的戰友認為，B-24的效能很可能不

如混合團B-25靈活。㉑

轟炸印度支那

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九日前往轟炸印度支那的芒街，這是新年以來第一次任務。據中方的情報，芒街傀儡政權將舉行大規模慶祝活動。這次的編隊由貝內特中校率領，出動十四架P-40和兩架B-25。可惜到達目的地後，發現並無任何特殊活動，但是大夥還是對芒街機場的設施展開無情攻擊。克爾的座機被敵人炮火擊中右翼，另有一彈擊中彈箱，結果飛機受損，影響飛行，幸虧還是安然飛回基地。㉒

再炸香港

同年一月廿三日，三大隊再次派出一個編隊飛往香港，轟炸啓德機場。這個編隊由斯特里克蘭中校率領，與三大隊的助理作戰官詹姆斯·布爾（James Bull）上尉一起出擊，掩護B-25轟炸機群。到達啓德機場後，立即展開攻擊，



▲曾生司令與克爾道別，送往坪山。

一架敵機被布爾上尉擊落，我方一架P-40發生引擎問題，立刻離隊，飛返二塘基地，另一架回到基地時緊急迫降，飛機受到輕微損傷。不過，這次轟炸行動可說相當成功。㉓

一月份的天氣很壞，任務較少。二月稍佳，作戰任務陡然增多，其中尤以二月十一日轟炸香港啓德機場的戰鬥最激烈，也是克爾終生難忘的一天。此役由第卅二中隊長特納上尉親自領隊，他特別緊張，清早五時就催促戰友起床，七時左右大家就在中隊的情報室集合，聽取克布利（Keblic）上尉的作戰任務說明，指出敵人在啓德機場建立了飛機裝配廠，此役的任務就是把它摧毀。他又說，日軍在啓德有廿架零式機，還有一百五十架駐在廣州白雲機場。此外，敵人的高射炮陣地主要位於機場的西北，不過停泊海上的戰艦也有不少高射炮。

當天的轟炸編隊由布蘭奇少校領導，指揮第二和第十一轟炸中隊派出的十二架B-25轟炸機，驅逐編隊則由第卅二中隊和第三大隊各派十四架和六

架P-40組成，由第卅二中隊長特納上尉率領，克爾的所有好友都一律參加，林德爾、馬洛尼（Maloney）和德黑文中尉，還有中方的洪奇偉上尉和田雲祥、楊應求、鄧力軍、吳曉鈴、莫仲榮、王松金、吳越和虞為等。大夥很早就準備好，可以在清晨起飛；然而，指揮部忽然傳令，要等待一架P-38高空偵察機飛往香港，觀察那裏的天氣狀況，才能確定何時出動，結果差不多延至中午才出發。克爾和僚機鄧力軍一起，同屬負責高空掩護的第二小組，但是小組的長機並非卅二中隊戰友，而是第二十三戰鬥大隊七十四中隊的巴里·梅洛安（Bary Melloan）少校，彼此並不熟識，克爾有點不大高興。

驅逐機編隊在兩萬三千呎高空飛馳，轟炸機則飛得較低，雙方距離幾千呎。不久編隊抵達香港，轟炸機群紛紛投彈，大都擊中目標。啓德機場的油庫中彈，立刻起火焚燒，並且冒出濃煙，高達千呎。敵人的地面炮火不是很熾烈，大部分從跑道西端發射，奇怪的是，竟然完全沒有從裝配廠射出的。大

彈如雨下，機場冒出一股濃烈黑煙，顯然已擊中目標。有六、七架敵機試圖起飛攔截，大概想從編隊後面發動攻擊。

概有六、七架敵機起飛攔截，但是都無法越過我方驅逐機群的屏障，絲毫沒有干擾到轟炸機編隊。聽說轟炸機的戰友對驅逐機群的掩護工作感到很滿意。然而，那天有兩人失蹤，不幸的是克爾是其中之一，另一個是楊應求少尉，楊少尉不幸在送往惠州途中傷重去世。㉔

啓德歷險

克爾的日記詳細描述了在香港上空與敵機戰鬥的經過。當編隊接近香港時，約有四、五架零式日機攔截，敵機飛得很高，就在編隊後頭，突然有一架俯衝而下，向克爾發動攻擊。結果敵機被克爾擊中，馬上設法拉高，企圖逃走，但是，敵機著火焚燒，隨即墜毀。第一次接觸的結果為一比零，接著進入第二回合，卻是克爾出事的時刻。他在日記中細緻、動人地寫道：「下午一時廿五分，啓德機場就在領頭的轟炸機前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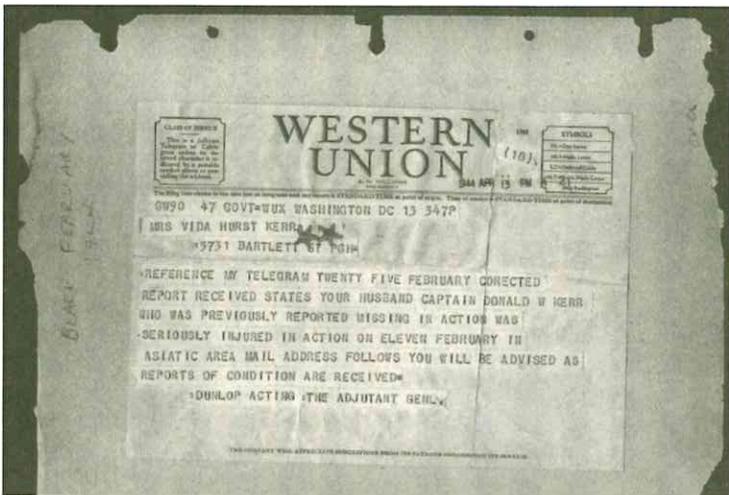
克爾從友機的無線電中聽到，「零式機在兩點鐘位置。」他接著寫道：

它果然就在那兒！這混蛋離開了編隊，朝著我們的轟炸機群俯衝而下，我的長機立刻朝它飛過去，他的機槍不停地掃射，機翼下還冒出幾縷黑煙。他的僚機後退一點兒，因此我就飛過去右面，填補他的位置。這時我看見那架零式機在一個衝刺回合後，立刻設法躲避長機的射擊……日寇越過急轉彎的長機，我發現有機可乘。按照該機飛行的弧度來看，好像還是遠了點，但是，我開始射擊了。一顆曳光彈畫出一條很長的孤線，奔向敵機，它是一架單座驅逐機，正是去年十二月在常德和我追逐的那種飛機。當我全神貫注地右轉前衝時，可以感受到六挺機槍引起的強烈震動。我們越來越接近，他已經注意到我正在迫近，而且我射出具有穿透力的燃燒彈、曳光彈的威力很猛。顯然燃燒彈射中敵機，並發出幾點火光，還看到他的油箱掉下幾塊金屬片，座艙玻璃蓋也爆開了，引擎冒出黑煙，隨著起火焚燒，火光熊熊。

這是克爾當天打下的第二架敵機，打開了二比零的記錄，但是，最可怕的时刻隨即到來。

他寫道：「我停止射擊，猛然改變航向。我有一種強烈的不祥預感，覺得我的座機離群太遠，成了孤家寡人。前

◀有關克爾受傷的電報。



面有兩架P-51，距離並不大遠，然而，他們正在全力向前衝，要一陣子才能追上。B-25轟炸機和其它驅逐機在前方的較低高度飛行，我轉過身子向後頭看看，那零式混蛋果然緊跟在後面，三架敵機同時俯衝，顯然是衝我而來的！」

他接著寫道：

廢的炭窖中躲藏；兩年前日寇進犯香港時，有幾個英軍也在這個窖洞裏藏身。稍後找到芙蓉別村會說英語的邱潤生協助，幾個村民才弄清楚克爾是盟軍飛行員。②十天後終於與東江縱隊聯絡上，得到游擊隊的大力協助，帶領他在不同地點躲藏，以躲避敵人耳目，並且乘夜步行前往九龍以東的西貢。游擊隊非常注意日軍展開搜捕的情況，後來擬定計劃，決定在日軍停止追捕後，才護送他返回桂林。

在營救克爾的過程中，東江縱隊的黑仔居功至偉。③他原名劉錦進，黑仔是他的外號，經常在香港和九龍一帶活動。在護送克爾離開西貢前，游擊隊找到一架滑竿，並派二人負責抬著他前往游擊隊總部所在的土洋。不料就在出發前，黑仔又鬧瘧疾，十分難受，整天躺在床上呻吟。但是，他堅持繼續負責護送，絕對不肯中途放棄。

自由之路

一九四四年三月八日，手槍連連長

我必須馬上離開。經驗告訴我，P-51在俯衝時比零式快，就讓我俯衝下去吧！……但是，我太在意打下那架敵機了，因此沒有注意其他敵人。我立刻加大油門，快速俯衝。一顆白色曳光彈從身邊飛過，使我不寒而慄，看來我還沒有越出敵人的射程。再回頭一看，發現確是如此……我使勁地作出極陡的俯衝，盡力把油門加滿，不斷操縱座機改變飛行路向，以期躲避敵機的窮追猛打。啪啦！一顆冒煙的子彈射中我的玻璃座艙，打破了儀器盤的玻璃，還留下一點火藥味。好險啊！我轉身向左一看，發現日寇正向我攻擊，他的機槍有點像手電筒，不斷地閃動。……砰砰，糟糕，一顆二十釐米子彈射來。我的左腿中彈，一陣刺痛，飄來一股火藥味，座艙還有些灰煙。煙霧越來越濃密，忽然到處冒出火焰。不好了，克爾，逃命吧！……③

克爾的戰機被擊中，座艙裡充滿了濃煙，飛機快要墜撞向啓德機場了，他立刻決定跳傘，可是他左腳受傷，還發現手腕也割傷了一大塊。降落傘張開時，人在空中飄浮，他從一萬五千呎墜下，越過九龍的獅子山，結果在沙田附近山坡落地。

黑仔和翻譯員譚天，帶領著五十名游擊隊員，護送克爾離開西貢，乘船經大鵬灣前往南澳。譚天告訴他，渡過大鵬灣時非常危險，因為日軍派出很多汽艇在那裏巡邏，汽艇速度快，而且全副武裝，火力很猛。如果中途被發現，極難逃出生天。幸運的是，他們順利通過大鵬灣，在傍晚到達南澳。在那裏留宿一宵，第二天就去了土洋，即東江縱隊的總部所在地。④到了土洋，克爾就逃出日寇魔掌，恢復自由了。由於左腳的傷口發炎，必須留下來治療，因此在土洋停留了十天左右。在離去前，東江縱隊司令曾生特別前來送別。⑤隨後前往坪山，受到當地人民盛大歡迎，士紳們還邀請克爾赴宴，並贈送以中英文書寫的錦旗，賓主盡歡，場面十分熱烈。國軍駐坪山司令官也邀請晚宴，翌日還特別請克爾向學生演講，鼓勵青年支持抗戰。

三月廿日他騎自行車到達惠州，改由英軍服務團（British Army Aid Group, BAAG）負責照顧。服務團特別派出懂華語的道格拉斯·格林（Dougla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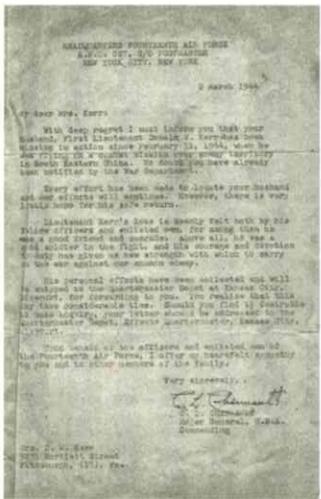
逃亡

克爾估計日寇馬上會派人追捕，所以盡快逃走，找一個可以躲藏的地方。幸虧一個小孩李石見義勇為，幫助他跑到山上找尋藏身之所。然而，第二天他就和李石失去聯繫，結果走到觀音山村求救，得到王石等四名村民的幫助，在山上找尋藏身之所，結果在一個已經荒



▶大衛·克爾攝於展覽會上。

(Green) 上士全程護送至桂林。³⁶ 他乘船離開惠州，前往河源，沿途十分暢快，但是稍後改坐木炭車到粵北曲江，在山地裡迂迴地走，非常驚險，十分嚇人。到了曲江以後，情況立刻改觀，從曲江乘火車往衡陽，十分舒服。抵達衡陽後，三大隊派飛機前來迎接，返回桂林，終於在一九四四年三月廿九日返抵桂林二塘基地，受到戰友的熱烈歡迎；此外，隊部宣佈克爾晉升上尉，他喜出望外，感到非常高興。³⁷ 然而經過兩個月的煎熬，回到基地時已經骨瘦如柴，不成人樣了。空戰時受到灼傷，疤痕處處，同時他的左手神經受損，影響手臂的活動，需要進一步治療。



►陳納德致克爾夫人的信，通知克爾失蹤。

表，屬原始史料，非常珍貴。其中從一九四三年七月奉命離美，前往海外起，至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一日轟炸香港啓德機場止，詳細記錄了來華參加抗戰的經過，對於研究中美混合團最初成立的情況及初期主要戰役具有重要意義，行文簡稱未刊日記。

② 第二本從一九四三年二月十一日飛抵香港起，至逃出香港，於三月廿九日回到桂林止，詳細記錄了他在香港上空與敵機遭遇、戰鬥，最後被敵機擊落，經游擊隊救援，通過惠州、河源和曲江等地返回桂林的經過。這部分已經發表，參見唐納德·克爾著，李海明、韓邦凱譯，東江縱隊歷史研究會、深圳海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合編，《克爾日記：香港淪陷時期東江縱隊營救美軍飛行員紀實》（香港：香港科技大學研究中心，二〇一五年），行文簡稱《克爾日記》。

- ③ 未刊日記。
 ④ 馬里爾空軍基地距離卡拉奇約十哩，位於炎熱的沙漢裡，同注一。
 ⑤ Carl Moleworth, *Wing to Wing: Air Combat in China, 1943-45* (New York: Orion Books, 1990), pp. 1-2.
 ⑥ 同注一。
 ⑦ 同注四，頁一〇。
 ⑧ 劉小童，《駝峰航線》（北京：作家出版社，二〇一五年），頁九二—九六。
 ⑨⑩ 同注一。

印度療傷

在桂林休息一段日子後，在三大隊安排下，送往印度療傷，逗留了差不多兩個月。他出院後沒有重返桂林，改在卡拉奇擔任空軍教官，³⁸ 參加培養後輩的工作，直至抗戰勝利，一九四五年十月才返回美國。回國後不久，就正式退役，他原希望戰後成爲一個專業攝影師，可惜事與願違，結果在匹茲堡開設了一家建築材料公司，於一九五七年退休，不幸於一九七七年十月廿五日在匹茲堡與世長辭。

後話

克爾上尉偶然在一次閒談中和兒女談到來華參加抗戰的經歷，但是，卻在年輕人心中留下深刻印象。二〇〇五年他的兒子大衛在一個偶然的機會，重拾父親與香港的前緣。他原在美國IBM公司工作，二〇〇四年聯想收購IBM的個人電腦業務，從二〇〇五年起，公司多次派大衛到深圳出差。在同事的幫

助下，訪問了深圳的葵湧鎮，即東江縱隊司令部所在地土洋，也去過附近的坪山鎮。二〇〇八年，他與東江縱隊博物館聯繫上，同年夏獲邀與家人一起到中國訪問。

自此以後，大衛的家人差不多每年都到香港和深圳，參加多個有關克爾上尉在香港被擊落，得到東江縱隊救援的研討會和展覽會，使大家能夠重溫抗戰時期中美兩國作爲盟國的支柱，在太平洋戰爭中抗擊日本侵略者波瀾壯闊的歷史。克爾上尉是中國永恆的朋友，中美空軍混合團的出色戰士，正如陳納德將軍在一九四四年給克爾上尉夫人的信中所說的，「無論如何，他是一個優秀的戰士，他的勇敢和奉獻精神給我們帶來無窮力量，繼續在戰爭中攜手抗擊共同的敵人。」他在混合團受到戰友的愛戴和尊重，共同爲中美兩國反抗侵略的歷史譜寫了新的篇章。

注釋

① 克爾上尉留下兩本日記，第一本未經發

⑪ 同注一：Narrative Organizational History, the 3rd Fighter Group, 1944, Air Force Historical Research Agency (AFHRA). 以下簡稱AFHRA。

⑫ 未刊日記：Carl Moleworth, p. 19. 此外，美方把洪奇偉上尉列爲中隊長，據他的同袍指出，其實他當時是副中隊長，中隊長爲王廣英上尉。

⑬ Narrative Organizational History, the 3rd Fighter Group, 1944, AFHRA.

⑭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四日，第一轟炸大隊第二中隊三架B-25轟炸機與十四航空隊第十一轟炸中隊一起在南海展開掃蕩敵人船隻任務，可以說是中美空軍混合團首次執行作戰任務，但是它只是一項小規模行動。參見Moleworth, p. 20; Ken Daniels, *China Bombers: The Chinese American Composite wing in World War II* (North Branch: Specialty Press Publishers and Wholesalers, 1998), p. 17.

⑮ 未刊日記：Narrative Organizational History, the 3rd Fighter Group, 1944, AFHRA.

⑯ Flight Operational Intelligence Report, 3rd Fighter Group, December 1943, AFHRA.

⑰ 同注十六：3rd Fighter Group and 1st Bomb Group, December 1943, AFHRA. 十四航空隊早在一九四三年五月一日制定了轟炸港、穗兩地的計劃，選定了打擊敵人具有軍事重要性的目標，參看U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 (Pacific): Japanese Air

Target Analyses, Objective Folders, and Aerial Photographs, 1942-45, No. 83. 4, Canton Area, China, M1653, National Archive.

⑱ 同注十七：3rd Fighter Group。

⑲ 同注一。

⑳ 一九四三年秋，有關日軍即將進犯常德的謠傳甚囂塵上，中國派遣第六戰區和第九戰區十九萬人在常德周圍佈防。十一月二日日軍派遣軍調動七個師和一個旅的兵力，共十萬人向常德進攻，史稱常德會戰。此役歷時一個多月，十二月三日常德市終於陷落。我國隨即調動大軍增援，發動反攻，十二月八日收復常德。顯然中美空軍混合團在十二月四日和六日全力支持我地面部隊反攻，展開有力的協同作戰，對常德的收復貢獻甚大。劉建業編，《中國抗日戰爭大辭典》（北京：燕山出版社，一九九七年），頁六六九；李新總編，韓信夫、姜克夫主編，《中華民國大事記》，第四冊（一九三七—一九四三）（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七），頁一一〇—一一三。

㉑ Flight Operational Intelligence Report, 3rd Fighter Group, December 1943, AFHRA; Carl Moleworth, pp. 24-25. 未刊日記。

㉒ 同注一。

㉓ 同注一。

㉔ 未刊日記。

㉕ 李新總編，韓信夫、姜克夫主編，《中華民國大事記》第四冊（一九三七—

一九四三），頁一一一四。

②6同注十六。

②7《克爾日記》。

②8《克爾日記》：Flight Operational Intelligence Report, 3rd Fighter Group, January 1944, AFHRA.

②9《克爾日記》：Carl Molesworth, p. 41.

③0楊應求被敵機擊中，身負重傷，在博羅跳傘，被國軍救起；但是，在送往醫院途中因傷逝世，為國犧牲。見本會空強生撰寫，《飛虎故事：楊應求烈士傳略》，《明報月刊》，二〇一六年八月號。Flight Operational Intelligence Report, February 1944 and Supplementary Report to Mission No. 3 of February 11, 1944.

③1《克爾日記》，頁一六六一—一六七。該書原有中譯，但此處引文由筆者自譯。

③2幫助克爾的「小孩」是李石，東江縱隊的交通員，參見《克爾日記》，頁一二二—一二三。不過，據本會孔強生兄去年訪問王石家屬的報告，則王石等四名芙蓉村村民會給予幫助，帶領克爾上尉找到邱潤生，才與游擊隊聯絡上。

③3黑仔或劉黑仔是劉錦進（一九一九—一九四六年）的綽號，東江縱隊港九大隊手槍連連長，作戰神勇，有「神槍手」的美譽。《克爾日記》，頁一三五—一三六。

③4土洋是當時東江縱隊司令部臨時所在地，現屬深圳市葵湧鎮。《克爾日記》，頁

一五〇。

③5曾生（一九一〇—一九九五年），廣東省惠陽人，一九三七年中山大學畢業。長期參加抗日游擊工作，一九四三年起擔任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司令員，解放後任南海艦隊第一副司令員。《克爾日記》，頁一五二。

③6一九四二年底香港淪陷後，英軍服務團為活躍於華南地區的英軍輔助團體，主要從

陳潔如回憶錄——全譯本

這是一部改變歷史的書，許多歷史事實是問所未問的，不過也正像許多個人回憶錄一樣，其中難免有若干史實的錯漏。本刊為忠於英文原稿，仍逐字逐句譯出，以存其真。因為我們認為陳女士的回憶錄，其價值不在一個弱女子所記述的軍國大事，而在於她與蔣介石的七年的婚姻關係。這段關係過去始終被埋沒，蔣本人及關係人堅決否認其事，甚至否認有陳潔如其人。因此蔣陳關係，正史、官史、黨史、國史根本沒有記載，寫史者、讀史者皆裝聾作啞，久而久之，謊言便變成了歷史。本社出版「陳潔如回憶錄」，另外一重要貢獻，即有關陳潔如的歷史照片第一次曝光。陳潔如的名字既在歷史中被抹去，照片當然也要一起刪除，翻遍任何歷史書幾乎找不到一張陳潔如的照片。這裡我們要感謝大陸上及海外的幾位熱心讀者，使我們在本書中擁有數十幅首次「出土」的歷史照片及剪報資料，這足以證明歷史絕不是一人一家的，也不是永遠可以被消滅的。

「陳潔如回憶錄」現已出版，本書共二百六十四頁，訂價四〇〇元整。訂購請交存郵政劃撥帳戶〇〇〇二六九一〇號「傳記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特稿

宋美齡與新生活運動

蔡育岷

前言

一九三四年的新生活運動（以下簡稱新運）係由蔣介石發起的一場提倡紀律、品德、秩序、整潔，並一再強調中國人民禮義廉恥等四維精神的全民運動。蔣介石認為想要使中國再次復興的前提，是要先求全國國民改進食衣住行等基本生活態度，中國即能如同德、義兩國一樣，藉由軍事化方式達到復興國家、重返光榮的境界。而這場強調中國儒家精神的運動在宋美齡的參與後呈現嶄新氣象。

新運主要由國民黨發起，在宋美齡

的推動下，加上基督教教會的助力，使得新運儼然成為東西方力量交會的媒介，充滿獨特性。

一九三四年間的中國正面臨共產黨的壯大與日本的侵略，加上國內經濟疲乏、人民生活普遍貧困，中國呈現出落後與貧窮。

宋美齡當初強力拉攏基督教進入新運中，是希望藉由西方力量帶動當時渾沌與凌亂秩序的中國，將西方國家心中的黑暗大陸——中國導向復興的可能性。當時的中國有主權之名卻無主權之實，需要依賴西方主權的幫助，學者指為陰性主權，①中國就如同等待救援的

事營救盟軍戰俘和收集情報。《克爾日記》，頁一五六。

③7 Flight Operational Intelligence Report, 3rd Fighter Group, March 1944, AFHRA.

③8按照美軍的規定，在敵後被擊落獲救的飛行員，不能再參加作戰任務，以免再次被俘時被敵人嚴刑迫供，吐露協助他們逃出占領區的人和組織，因而使這些人受害。Carl Molesworth, p. 19.

小女孩一樣，期盼著西方英雄的拯救，使她擺脫飽受欺凌的困境。而這正好也切中基督教教義中欲扮演救世主的角色，如此，中國便能藉由被拯救以及學習西方發展歷程來達到再次復興的可能。現代學界的研究結果都顯示在基督教加入新生活運動後，的確對當時中國國際情勢與社會狀態造成一定影響。

而在這個巧妙與複雜的過程中，最佳的策劃者與帶動者正是宋美齡，對此，學界普遍的共識是，除了宋美齡和基督教深厚的淵源外，其西式教育背景也是決定她比起其他中國人能更親近西方的原因。